

三月風丛书

华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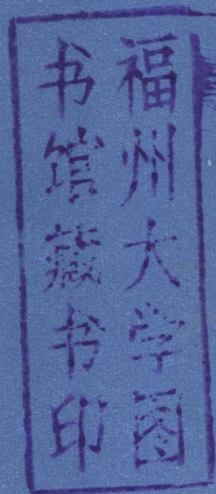


# 分裂与弥合的世界

刘志清 著

# 分裂与弥合的世界

刘 志 清



华 夏 出 版 社

1987年·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沈阳市正阳街道精神病防治站在简陋的条件下创造出奇迹的故事。

年轻的女站长王惜时，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精神病防治这个陌生的世界。她怀着无私的、博大的爱，满腔热情地拯救一颗颗迷失的心灵，在这块异乎寻常的土地上辛勤开拓、耕耘、播种……青春化作了丰收的硕果，经过几年的努力，“正阳精防站”的治愈率达70%，复发率控制在6%左右，一跃而跻于世界前列，她们闯出了一条精神治疗、药物治疗、工作治疗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精神病防治的道路。

书中有理论的探讨，有病例的叙述，有哲理性的议论，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女主人公的形象丰满、真实、感人。文字清新流畅，可读性强。

## 分 裂 与 弥 合 的 世 界

刘 志 清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 66千字 插图2

1988年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7—80053—173—3/I·060

书号：10484·060 定价：0.66元

## 题 记

我曾忧心地思索过，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多少迷失过的心灵。他们总是在躲避，虚掩着人生的大门；总是在仇视，迈着异常艰难的步履；总是在徘徊，道路被疑惑阻塞；总是在张狂，象琴弦绷断般发出嘶哑的呼喊——这就是精神分裂。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又看到还有一种色彩，它象画家的调色板上的色彩一样，使杂乱的变得和谐，使丑陋的变得美好，使生活有了阳光，有了意义。这就是爱的色彩。

——人间最伟大的秘密是爱的色彩……

# 目 录

## 题 记

|     |                |       |
|-----|----------------|-------|
| 第一章 | “女神”的诞生·····   | ( 1 ) |
| 第二章 | 最美好的·····      | (15)  |
| 第三章 | 命运的断想·····     | (28)  |
| 第四章 | 谁是精神病? ·····   | (35)  |
| 第五章 | 精神结构启示录·····   | (42)  |
| 第六章 | 另一双眼睛·····     | (60)  |
| 第七章 | 从生命到生命的升华····· | (69)  |
| 第八章 | 专家们说·····      | (75)  |
| 第九章 | 永远不忘·····      | (85)  |
| 第十章 | 最后的开始·····     | (94)  |

# 第一章 “女神”的诞生

双肩不是古代的“枷”，应是强健的翅膀！

## 一、国际精神病医学专家注意着

摘译·日本横滨大学金子善燕博士1986年发表在一本学术杂志上的《中国精神医疗见闻记》——

在中国沈阳，我们见到了一家街道办的精神病防治站。站长王惜时是一位女性，就是所说的“赤脚医生”。她以“大胆创新的精神，全力以赴的姿态”，创造了一个精神病防治的奇迹。

在这个街道的人口：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人当中，精神病患者有一百五十三人，加之外市来接受治疗的七十人，共治愈一百六十五人。一百一十一名陆续恢复了工作，其中四十五人安排就业，走上了工作岗位，有三十九人转入站内，边工作边维持治疗。患者由消费者而改变为生产者，由社会负担而变成创造经济效益的主人……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来函·日本北海道大学医学部著名精神病专家山下阁教授——

王惜时女士拜见：

有机会到中国沈阳，去贵防治站参观学习，承蒙热情款待，实在表示感谢。

精神病患者由封闭型治疗走向社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你们在人员、设备方面突破了最大的困难而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我深为钦佩和感动。

中国精神病医学前景辉煌！

讲学·世界精神卫生联盟终身名誉主席林忠义教授——

我走遍了世界所有国家，论设备和条件，中国沈阳的这家街道精神病防治站是无法相比的，但是按照医疗效果来看，他们是一流的，一流的业绩，一流的站长。站长，是一个一流的女人！

……除此之外，德国、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等国专家和学者也来到这里。他们都明确袒露心迹：对大医院不感兴趣；比现代化你们还不行。但对这所几乎小得不能再小的精神病防治站，他们却想大开眼界——

精神病患者治愈率百分之七十，复发率控制在百分之六点七左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可能么？

他们终于看到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不可思议的而却奇迹般出现的事实。患者的精神创伤在愈合，精神衰退过程在延缓，并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正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个女人！

王惜时，被誉为精神病学女神。她从二十八岁韶华年际，投身这块干裂迷蒙而可怖的土地，如今四十一岁了，青春烘

托出一个怎样明媚而冷峻的记忆，开掘出一条怎样辉煌而痛苦的道路，变幻出多少个新奇而鲜为人知的诗句！

天作证？地作证？——哦，精神病人作证！

## 二、精神病人就在你身边

有一个可怕的数字请你不要感到恐惧：全世界有三千万至四千万人是精神病患者。

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区的资料表明：随着都市化、城市化、价值观念的改变，社会重新组合，人口流动性大，家庭社会支持的缺乏等，使某些精神疾病和行为问题，如焦虑症、抑郁症、病态人格、酗酒、药瘾以及自杀等的发生率十分显著或成倍地上升。仅美国，精神病床位就占全部病床的一半。

1980年6月，我国卫生部决定成立协作组，对国内十二个省、市、地区进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经过三年半时间，公开宣布较准确的数字，患病率为千分之十二点六九，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近。兰州地区为最多，湖南、四川次之，辽宁居第三位，上海、北京、广州居中，大庆、吉林地区最低。

辽宁，1959年调查时，精神病患者为千分之二点四，70年代为千分之五点七，十年翻了一番，1983年变为千分之十一·一四，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精神病，医学家们目瞪口呆，它超过了结核病的比例。

精神病已成为常见病、多发病！

它改变了疾病谱的顺序：19世纪以前，传染病死亡率最高；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之后，20世纪血管病跃为第一，第二是癌症，而精神疾病上升到第三位。



并且更让人忧虑的是，辽宁一省每年就有近七千人新发病，临床治愈率是百分之三十，其中还有百分之五十复发，加之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类病人不易死亡，滚雪球一样，十年之后，又将成倍增长。

精神疾病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972年以来，辽宁省精神病人犯罪四千多例，司法鉴定，属实由于病态不负法律责任的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六。造成的后果惨不忍睹，有六千零四人死亡。1978年，海城县一个精神分裂者自己就杀死了十九人。还有一个患者疯狂起来，放火烧掉了半个村庄。

兴城有一家，儿子是反应性精神病，父母四处奔波给他求治，最后找到一个巫医。巫医念念有词：“要治疯，钉子钉……”。父母在绝望中怀着一线希望，将儿子手脚钉在炕沿上——儿子活活被钉死了！两个愚昧的老人和那个罪孽的巫医一同锒铛入狱。

1978年，一个精神病患者从家中逃跑，登上了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列车，差点闹出了国际事件。

那年，西哈努克亲王来沈阳，随行人员中有一个老太太，是西哈努克的姑母。这天陪同外宾们参观时，一个年轻姑娘搀着这位老太太一同走着。柬埔寨代表团以为这个姑娘是中国工作人员，中国方面以为是柬埔寨的皇室服务人员，起初没有引起注意，后来我们公安人员发现了问题，一查，原来是混进队伍的一个精神病人！

那一年刘少奇主席来沈阳，一个精神病人从街口蹿出来，要拦刘少奇的车。

1985年，辽宁丹东的一个精神病人发作后，只身跑到北京，要砸毛主席纪念堂，被抓住扣留，之后又不得不放还，

翻开美国几届总统被刺的历史，行刺者有的就是严重的精神病！

那年轰动全球的一个新闻事件，不就是英国一个精神病人混进戒备森严的女王官邸，在她的卧室足足呆了几个小时，缠着要与女王谈恋爱吗？

1986年一年，中央信访办公室接待的上访人员中，精神病患者占了六千多人……

精神病从心理学角度观察，实质是病态心理学，产生出的是超乎常人的嫉妒、偏执、妄想和幻觉。

正常人可以有远大理想，但如超出一定界限，坚信自己有非凡的才智，不着边际地确认自己是名人的后裔，便会使精神活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遭到破坏。遗憾的是，这样重症的病人早期却往往未被人们认识。

一个人常常在家中说：“我是世界第一伟人！”家里人嗤之以鼻，一笑了之。他的性格太狂妄。后来他跑到十字路口代替警察指挥交通，扬言要管理这座城市。交通堵塞，他被拘留，家里人领回时，还气愤地指责他太能胡闹。最后发展到，他见人就讲他的舅舅是中央某某领导人，家里才感到不妙——原来他早已患了精神分裂症。

正常人可以有怀疑，但绝不会占据大脑的主导地位。如疑虑充塞，觉得经常有人监视跟踪他，用各种方法来嘲弄陷害他，别人的一言一行，报纸和广播中的内容都是针对他的恶意中伤，因而陷入恐惧与焦虑的泥淖，惶惶不可终日，似有灾祸来临，这便是病态。

一个叫任凤珍的病人，总认为别人说啥都是对她来的，就连同事们看她一眼，她也嘀咕许久：“他为什么这样看我，一定没安好心。”大家都说她性格怪癖。后来她又怀疑爱人对她不

好，拒绝吃他做的饭，说饭里有毒，要害死她。爱人哭笑不得，起初也认为是精神怪癖。最后她发展到整日搓胸顿足，坐卧不安，不敢睡觉了。对医生说，一睡着了，男的就会下药。1983年，她实在想不开这其中莫名的沉重苦恼，戴着一顶“性格怪癖”的帽子上吊自杀了！——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病：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

正常人也可以有爱人与异性正常接触时嫉妒的心理，但只能一闪而过。如毫无根据地坚信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对其不忠、变心，经常监视、跟踪与查问对方的每日活动，这便是一种病态反应了。

一个中学女教师，非要找一个大毕业的丈夫。她终于满足了，丈夫大学毕业后成了一个单位呱呱叫的工程师。可是她那美满的蓓蕾还没等开放，却遇到了一个无法忍受的人生怪题。“丈夫的猜疑太重了，丈夫的心眼太小了。”她常常忿忿地想。他坚信她有外遇，他经常莫名其妙寻根究底地追问：“你为什么下班这么晚？与什么人说话了？”他不辞辛劳地用步丈量了她所在单位到家的路程，细心计算了这段路程所需的时间，她回家稍稍超过应用的时间，他便妒火中烧。后来竟然每天要给她的阴部划个记号，第二天检查有没有变化。她忍耐不住了，告到丈夫单位：“他的猜疑太重了，他的心眼太小了！”单位领导连连摇头不相信：“这个工程师是我们的顶梁柱，表现非常出色！”——可医学家们轻松地断言，他这种系统性的嫉妒妄想，是精神分裂症肯定无疑，只是他还处于“分裂人格”，未达到影响工作的地步。

……啊，有多少精神病人在社会、家庭以至最亲密的人都不知晓都不理解的朦胧迷茫的状态下，蜷曲着灵魂，萎缩着人性，倒错着情感，一步步走向难以救药的紊乱衰退的精

神墓穴。

精神病人就在你身边，精神病人急需早期发现！

可是我国近千万精神病患者，只有八万张病床。辽宁省的精神病床位几乎居全国之首，占了十分之一，有八千多张正式床位，然而面对的是四十万患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患者不能收治。吉林省的收治率也仅百分之六，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精神病人无法入院。纵观全国，基本如此，大量的精神病人流荡在社会，象一座沉重的大山，如一片弥漫的散沙，那种凝滞力、破坏力，那种潜在而巨大的危机，引起了我们党和国家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1975年，沈阳市沈河区正阳街道办事处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建立起一所精神病防治站。可站长人选难找哪！

“这个人得有组织能力，又得有一定工作经验，还得能说、会唱。重要的，要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毅的品格，否则，常与精神病人打交道也会得精神病的呀！”办事处党委书记苦思苦想了一天，把手下的人大排班过滤了一遍，选中了在机关工作的年轻女干部王惜时。

“什么？让我到街道管理精神病？”王惜时怔了，懵了。她那正洋溢着青春玫瑰色理想的光环霎时被浓黑的阴影罩住。

党委书记说：“我觉得你最合适。”

“我最合适？”

“是呀。”

“我并没上医科大学，也没进过医专校门啊。”

“只要你热爱——”

“我热爱？”

“是呀。”

“这破活儿我不干！”她几乎要哭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要在社会最基层与疯子为伍，她过去见着精神病人从来都是躲得远远的，在她那片湛蓝湛蓝纯净的天空里，有过腾飞的白马王子，有过海水倒映的美人鱼，有过色彩斑斓的虹，有过素洁如练的云，哪有过狰狞痴呆的面孔，哪有过魔鬼样张牙舞爪的身形，哪有过望之欲呕的丑态呀！

书记和她谈了一夜。她磨了他一夜，求了他一夜。

最后，书记说：“这是党的任务。”

啊，党的任务！

无法推卸，不能推卸！她象受了委屈似地，那还带有孩子般的天真的秀美的脸上，悄然滑下两滴晶亮晶亮的泪珠。

她知道，沈阳市开放后，亟待解决的影响市容的问题之一，就是收治精神病人。正阳街道正处市中心最繁华的中街地区，她耳闻目睹了多少起精神失常、精神分裂的人引起的有碍观瞻、扰乱治安的事件。

她知道，精神病人就在她身边啊！

### 三、与苦难搏斗的人生

从什么年代，这条狭窄的胡同就叫起了“三道弯”？她从小就在这儿长大，她说不清；问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老人也说不清。是解放前夕，还是伪满时期，或是晚清民国那会儿？

细细的三道大弯，伸延二三百米，象条潺湲的小溪，——精神病防治站就将座落在溪畔。

岸两旁，是古老破旧的民房，挤挤挨挨。门声唧呀，象是船桨的响声；房上蓬蓬蒿草，随风摇曳，象是一片片绿色的帆。

它常常是那样的幽静，幽静得有些瘳人。在鼓楼街口繁华、喧嚣的海洋一隅，仿佛是一条静静的港汊。

可它常常又是那样的热闹，叮咚——哗啦——轰隆！叩门声、吵嚷声、放鞭声此起彼落，盈满小小的河道。

春雨翻浆，泥塌塌的胡同小路会出现一洼洼琥珀色的水窝，那是脚印的回忆。她就在那匍匐于泥土的水窝边，精心编织过少年的春梦：这辈子，要走出三道弯！

她兄弟姐妹六个，妈妈无业，早年全家只靠爸爸在货运二公司当保管员每月挣得的八十元钱生活。

她上学时，没有书包，是妈妈剪下自己的大褂，缝制的。

她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她寻找着报答的机会。小学快毕业时，老师问：“惜时，你能不能考大学？”她在志愿栏的三个位置一连填了同一所重点中学。当时，她笑得一定很粲然，很迷人。

然而，人生啊，多象这曲回的三道弯？她幸运地考上了，但家里却交不起学费，每个学期只三块钱。三块钱呐，爸爸那么惆怅难堪地对她说：“谁的老子不愿自己的孩子多念点书呢？你兄妹这么多，先工作吧！”

她退学了，带着那么多极力想拽住而飘忽荡去的爱。她没有当着爸爸的面哭，是跑到三道弯的琥珀色水窝边，哭的。

微微晃动的水洼倒映着她模糊的面影，她却有一个清晰的念头再次升起：从另一条路走出三道弯。

她考国际列车服务员，考毛织厂机校，后来又到处当了干部。哪曾想，多少年过去，她又回到了三道弯！她没有走出三道弯！

在这种命运的回旋转折中，她突然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如同面对着虚无缥缈而陌生无际的荒漠；胆怯，惶惑，象

走在夜的无光的胡同，她真想抓住一个能穿透黑暗的形象——

哦，她抓到了。那是一个贫瘠荒凉而又深奥复杂的精神病的世界！

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漏风漏雨的小屋，一面炕占去了三分之一——她的停泊地，她那包裹春梦蓓蕾的小窠。

全部家当：一个小柜，嵌着落满灰尘的两个玻璃门。两瓶药：一瓶氯丙嗪，一瓶奋乃静。

分给她手下的四个人，当时还是戴帽的“四类”。

她的怨气大哩去了！赌着气刷浆、糊棚，打扮着小屋；赌着气奔走在三道弯狭窄的胡同。渐渐，她发觉自己的忧怨是一种多么可怜的忧怨！还有更苦涩的更不可思议的，她怎会想到，教她重又爱上三道弯的竟是“精神病”！

### 第一家·“植物人”

沿着一片小铺，往里走，走得很深很远，——这是她开始普查走访的第一家。

好半天才把门敞开，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地瞅着她。

“你家谁是精神病人？”她轻轻地问。

女主人瘪瘪嘴，头无可奈何地往旁一歪：“里屋呢。”

“嗷——嗷——”屋里忽然传来一声声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嚎叫。

她的心一阵悸动，这才看见里屋地中央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壮，那张宽阔的脸上有两个巨大的鼻孔，不停地翕动，粗粗地喘息着，随着怪异的嚎叫，全身骨节都在作响，他好象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只有睡觉，才算被

疲劳征服。

“噉——噉——”他开始敲起了罐头盒，又张扬起来。地下埋一个柱子，皮带系着他，他满屋飞快地转着，边跑边撒起尿来，他穿着活裆裤。思维、头脑呢？这是一种什么人呀？

“先天性植物人。”他的妈妈说。“他的大小便失禁，渴饿不知，冷热不觉，没有我，他哪能活下来呀！”

王惜时的目光不由望向这位老人。她象倚着一根树干，在迟暮中，瘦得好比一具骷髅，满脸皱纹，眼神暗淡、忧伤。生活正在啃噬着她，毁灭着她。当王惜时问明她的年龄时，禁不住大吃一惊：原来女主人刚刚四十岁！

立时，她感到万分悲哀，心，被一种莫大的痛苦所淹没，她好象听到了无数个母亲无力的呼喊：

“快救救孩子……”

## 第二家·“狗洞中”

这是冬天。没有一丝风，空气是冻结的，静止的，但可以感觉出严寒的淫威正施于世间的一切。

她找到一家小院，听说这家有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患了精神分裂症。进屋后，却没有看见精神病人。

“你的儿子呢？”她问他的妈妈。

“你问的是疯子？”他的妈妈流露出鄙夷的目光。

她点点头。她猛然想起这是他的后妈。

“他住在房前面。”他的后妈气狠狠地说。

“房前面？”她张眼顺着他后妈的手指望去——噢，原来是煤棚子。

“那里多冷啊！”她脱口而出。



“冷？热乎地方哪有他的位呀！”他的后妈现出一副狠吃的面孔，“他要呆这正屋，那不翻天了吗？”

她赶忙走出屋外，低矮的煤棚被一把大锁锁着，从板缝望向里面，只见一个大男孩子抖索着身体，半蹲半跪在一角。他的腿已经僵直不会动弹了。喂饭时，他的后妈用一个象盛狗食的盆子，装些玉米面糊糊，从一个小洞里塞进去，他边爬边挪凑过去，喝了满头满脸满身，继之，哈哈大笑起来……

她一刻也呆不下去，只觉空气中的冰晶正穿进她的心脏……

### 第三家·“犯人”

“我要改造，不要锁我！——我要改造，不要锁我！”

她还没等迈进门槛，就听到屋内传来声嘶力竭的哭叫。走进去，她惊讶得张大嘴好长时间没有闭上：儿子戴着手铐正跪着乞求着老爹。

老爹看了她一眼，回首命令道：“不准吱声，再不老实，给你带上脚镣！”

儿子果然被吓住了，蜷曲一团，翻着白眼，默默叨念着：“我要改造，不要锁我。……我要改造，不要锁我……”

这时，老爹站起身来，面对着她，无言。倏地，他长叹一声，一颗迷濛混浊的老泪在眼前一闪，佝偻的身体象压着一座大山样又回到炕上，两只干枯的手掌把脸埋住，紧紧埋住——他衰弱的精神和肉体的防线正面临着全面崩溃。

“儿子，我的儿子！”仿佛是从他的心田里、肺腑间，蹦出几个掷地有声的字。

他的儿子原是一个多么好的学生啊，和同院另一男一女两个同学一块报考北京大学，他的分数最高，却落榜了；那